

詩
說

江蘇古籍出版社

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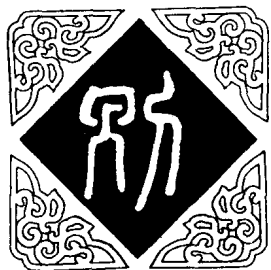
本

所

藏

詩
說

江蘇古籍出



四庫未收書提要

擘經室外集卷四

詩說十二卷提要

宋劉克撰克信安人事蹟未詳朱彝尊經義攷云此書宋藝文志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均未之載崑山徐氏傳是樓有藏本乃宋時雕刻前有總說惜第二第九第十卷都闕此為影宋抄本闕卷皆對卽從徐氏藏本錄出者前有克自序作於紹定壬辰壬辰宋理宗紹定五年克乃理宗時人也宋儒說詩有攻小序者有守舊說者廢小序者朱子也尊古注者呂祖謙也克之學出於祖謙其子坦跋稱其書每篇條

諸家之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
記加詳克之學本之呂氏從可知矣體例雖與詩記
相同然互有去取亦不盡從祖謙之說也坦以纂輯
各家卷帙繁富未易鋟梓乃盡刪舊解獨存克說則
是書非克之原本矣鄭風大叔于田今本脫大字此
書與唐石經注疏本同亦可證近世坊本之誤

詩說序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為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况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為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為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為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存於名數易為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

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為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為士
誦詩三百固以為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
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
如此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
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遼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為義
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為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
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東哲補亡模倣序
義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世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

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釋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况於詩乎詩之言辭猶不可知况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又有甚可疑者焉按左氏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為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豳篇豳詩豳雅豳頌見於篇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

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
到秦則祁昭之詩聖人嘗為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編耶
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
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忽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
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既
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
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
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夫後
世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

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門之全書乎紹定壬辰十月信安劉克自序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朱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目繫於朱曰之次若全以錢梓未易遽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副于學宮或補為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百拜書于直舍

總說

自專門表章以後儒者之於六經盡心焉耳矣為之訓詁為之正義為之集解使後之學者識所指歸此其所以配享先聖廟廷者也若魯論之何晏左氏之杜預穀梁之范甯皆目之曰集解惟何晏併著姓氏固優於杜范矣近世之解經者盛於前古一經之說多至數百家要其發明之功能增益於先儒者蓋寡且聖人諄諄誨人以學詩良以其未易學也呂成公盡取諸家之說繫以名氏而謂之詩記其所特見則疏其後纂輯去取遂成其書參以前例皆

得謂之謨如蕭德施之於文選者也良由識見之得失學問之高下皆於是發焉故纂輯之工得以居謨製之名然則詩記其呂成公所謨歟

小雅之詩凡七十有四世傳毛氏之詩而六亡詩不與於什附見於鹿鳴南有嘉魚之中呂成公依蘇氏更之六亡詩得與於什遂有形弓祈父小旻北山桑扈都人士之什而其次序則依六月詩序之文謂與鄉飲酒燕禮奏樂之次皆合其果孔子之舊乎蘇氏之由庚崇邱仍毛氏之次第者呂成公皆釐正之矣六月之序又果當時詩人之辭

乎是未可知也

漢之專門在詩雖有齊魯韓之異班固謂魯最近之恨未獲見爾以諸家雜引驗之四家之詩不過音字與說之異耳其刪次之本於古先者不得而異也

自古聖王以詩立教其形於聲歌播於音樂相告語於學士大夫與天下之所傳誦講習者唯詩而已其必出於聖賢盡於情性關於天下國家而後其詩傳焉自聖賢不作吾夫子將使後來者得與於斯文列之於經而加刪定焉一辭一義少有未合則從而折衷之如素以為絢止以先

後之非次而刪之矣如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以義理之
舛而刪之矣如不忤不求何用不臧雖詩之所存已微其
義不但以此進子路也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其能三復
之者則任其兄子終身之託此又羣弟子學詩之實事也
若子貢問答貧富之說以迎解於切磋琢磨之語雖一時
許以言詩而子貢實未之達乃於大學自發之由是以推
豈非聖人終未嘗與子貢言詩乎

春秋之際諸大夫之歌詩皆今之所學也于時未折衷於
聖人而諸國固已通習之矣似若出於詩人之所詠嘆傳

之其國傳之天下已若今之所謂經乎今之所謂經者未必通習之也詩之在當時皆已傳誦習熟若後世之以詔立是學者焉是公天下之所共學者皆詩也書藏於故府易寓諸卜筮惟詩者學士大夫之所通習至吾夫子而後有所折衷春秋所歌皆不類者道散學失才質不足以有知雖聖門猶難于言而況夫人乎此聖人所以諄諄誨人以學詩者也

國風皆以國繫未有以義與人繫之者七月則以豳繫之如邶鄘者也然則以地繫之則猶以國也惟二南不然以

南言則以義繫也以周召言則以人繫也說詩者大抵以分陝為言分陝之說實不可盡據周官以三公為鄉老則以鄉分也非若公羊所謂陝之東西也設若果為分陝必在武王成王之後若文王安得有之如謂二南之詩各出於周召所分之地召南有召伯之詩周南未嘗及周公何哉二南皆文王之詩而有后妃夫人之異又何哉王化有淺深有終始繫之二公必有大旨要之周南召南則自有此詩已有此義矣義在南者南言王化也武王未勝殷之前不敢以王化自居託南以言化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

南以箴不僭南可以並於雅矣箴者周禮之豳箴也二詩皆王業之基也皆箴師之所掌箴以豳為主興王之本故也子夏所謂王者之風諸侯之風抑以后妃夫人為詩序故演為此說耶然所謂先王之所以教若指大王王季爾于斯時也召伯安在哉不然以先王為文王則關雎麟趾非先王矣此粗迹也猶不免於舛

二南之均為大姒不可指為他人決矣二南之首皆以鳩為比若豐鎬自有王雎其曰雎鳩亦鳩類也皆指太姒之同於文王也周南詩辭自是天子之事召南詩辭自是諸